

豫章叢書

第五冊

須溪集卷六

宋 劉辰翁 撰

序

松聲詩序

故嘗笑夫莊子之言聲也之寥寥則寥寥而止耳之
調調之刁刁則調調刁刁而止耳而何足以傾於耳
寤於意所謂琴瑟之壹吾何爲聽之聲皆出於自然
爲籟而有小有大若近若遠或離或合高下變態磅
礪恣肆者未有若夫松之爲聲也夫其爲聲也疎疎
密密多或少亦若多其徐徐而來也如解木如解

如驚沛如決勃如變色洵乎如浙江之潮而未嘗絕也混乎其昆陽之戰追奔偪北而不知其所止也隱乎其天瓢之既吸而阿香之已遠也其負重而休也耶其再解再合而勝者敗者皆不可知耶宛兮而似嘯頽兮其欲醉微而語振而舞有隱者軋者沓者塞者柔且縵者如笙鏞者裂萬鼓而餘烏烏者蓋泉也得之山石之間有其雄有其悲有其頓挫而無其韻若竹之爲物則非無其韻也則亦如優孟學孫叔敖俯仰談笑皆似而疎髯不類則乍聽皆合察之而愈遠也使天地間人才似此則老成峻茂文武威風皆

當充塞宇宙詩而似此則天矣豫章熊氏詩號松聲
吾爲發聲義此非世間長簫短笛一絲一曲比也欲
知其詩者求之松聲欲知松聲者求之風風天也非
松非風故又發天義

長沙李氏詩序

陸放翁詩萬首今日入關明日出塞渡河踐華皆如
昔人想見狼居胥伊吾北有志無時載馳載驅寢語
出狂徒以資今人馬上之一笑然今人馬上萬里復
少此此曹氏父子所以英雄冠絕睨風塵之表如
長沙梅溪李君庶幾登高能賦使人謂江南才子亦

不負山川奇氣者計其所涉歷戰爭興廢不論高臺
壯觀荒邱古冢史傳歌行有不盡記盡記不盡見者
如河出崑崙窮所未睹蓋踟躕往返湛冥濟勝而又
有得於父老所聞證異同合新舊或長吟或浩歌音
節悲慨不待考其時其傳寫諸懷抱輟鏡所收無非
曩錦盛時混一若獨爲行卷開闢書生不出閭巷按
圖拊髀豈不可羞沮靡徒哉嘗笑辛稼軒比來志氣
如虹獨鍾情數曲止君楚人楚聲又留連燕趙解裝
下榻收拾評論少年壯事直託之流離歟乃第周旋
筆墨間意亦使人興已老無能爲役之恨吾聞慶卿

之飲於其市歌罷而繼以哭覽此亦然

趙仲仁詩序

劉後村倣初學記駢儷爲書左旋右抽用之不盡至五七言名對亦出於此然終身不敢離尺寸遂欲占詩少許自獻如不可得故知唐宋大家數未易兼善也每賦詩入手必先得一事伏而後起最是一病近年文最少詩最盛計何人不作何日不有趙仲仁自盱來出鉅編商畧廼古詩十四五可取至五言十可二三七言視五言又難得絕句又難得第其格價故當獨以古勝非其才不足兼家數異也相過彌月時

時與之上下前人律絕務進於古然未嘗及建安以
來得失以爲佳處已欲無上不足復贊也雖然尙有
遺論後村謂文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同味其言外
似多有所不滿而不知其所乏適在此也吾嘗謂詩
至建安五七言始生而長篇反復終有所未達則政
以其不足於爲文耳文人兼詩詩不兼文也杜雖詩
翁散語可見惟韓蘇傾竭變化如雷霆河漢可驚可
快必無復可憾者蓋以其文人之詩也詩猶文也盡
如口語豈不更勝彼一偏一曲自擅詩人詩局局焉
靡靡焉無所用其四體而其施於文也亦復恐泥則

亦可以蹙然而憫哉

不平鳴詩序

亘古今之不平者無如天人者有所不平則求直於人則求直於有位者則求直於造物能言故也若天之視下也其不平有甚於我有甚於我而不能自言故其極爲烈風爲迅雷爲雪爲虹爲山崩石裂水涌川竭意皆其鬱積憤怒亡所發泄以至此也退之謂四時之推奪爲不平者皆人事之激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人之不平所不至於如天者其小決者道也小決之道其惟詩乎故凡歌行曲

引大篇小章皆所以自鳴其不平也而其陰裏有其
於雷風星變山海潮汐者矣豫章楊氏所爲詩是也
其自謂不平鳴甚善庸詎知其不平者何故夫余亦
天之不能平者也不能言故也故又欲託之楊以鳴

趙信之詩序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
此非亡是憑虛比也賦秋陽問對可不須此坡公直
欲以筆墨俎豆杓之千載非其用意奇崛孰克知此
爲時字哉德麟平生文字則可考已嘗笑大年小景
爲元祐脚自然遠筆畫手宗室故易得名生其時得

公重難矣哉羅壽可示予趙信之詩予讀之歎曰此
自足矣豈待附致藉重使人讀而問又因而想見往
往以爲可人者顧猶待吾言耶附翼耶本朝有宗衮
而無賀白一恨然自南塘兄弟下逮汝堯類以少許
勝多多近年崇滋崇澤輩平平爾汝亦欲與紫芝相
望惜也代衰道墜誰知其人信之獨能後四靈酬倡
播爲月課雖吾老矣望故都鷗社有欣慨焉使在二
十年前少年若此豈獨爲吾等說項侍奉選也嘗記
古心說趙忠惠兄弟成就番陽湯料理烏山方皆極
用情此二三君子皆以文名天下在其門或未見信

之好學意度開美其於李鶴田也如其祖於壽可以
其祖於田有之似之云乎光遠而又它有耀者也天
未有懷塵昏路斷吾愛公子豈獨如當日德麟而止
恨無筆力爲賦冬陽信之由初也

歐氏甥植詩序

詩無改法生於其心出於其口如童謠如天籟歌哭
一耳雖極疎顛朴野至理礙詞褻而識者常有以得
其情焉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其言俚不屬於毛不離
於裏其義乖小東大東匪且有且昔育恐有鞠其音
鄙其文拙方言如哿猥言如噫不雅甚如殿屎刪後

猶有如此者當自喻也荆軻項羽臨岐決絕之辭出於不擇大風之歌一發有英氣比秋風視草遠矣彼句蝦月煖豈復有當日興趣萬一哉因歐氏場喜改詩往往不如前爲言吾私未可以改罷長吟語害意也植初讀選詩問一二語有古意亦其資近耳賜也宜何歌也古人自量願學如此唐詩雖不難學若下橋失步便可置是然選體復有宜戒如漢火德稱朱光魏稱黃暉或黃祚月不日月日曉曉雷雨不日雷雨日解作以解作對升長爲草木以二鳳爲二離譬以雞鳴爲括揭凡初仕謂之牽絲手三十謂之旣立

長夜謂之廣宵又如雖抱中孚爻偶與張聊合莊念
昔曾存案無蕭氏牋庭有貢公基至今亦不知其所
指某及某張某莊某貢某蕭也坡公愛歐公教子姪
取古詩中時作對以爲與家人語盡情吾爲歐氏甥
竭言之非好譏評也使巽翁有孫能味吾言吾不負
巽翁矣植也未有字字曰性直木雖曲直曲亦必直
遂也從大枝視小枝未有不直也是其性也

連伯正詩序

古之窮詩人稱子美郊島郊島以其命而子美以其
時或曰時與命不同耶曰不同也使郊島生開元天

寶間計亦豈能鳴國家之盛而寒酸寂寞願尤工以
老則錄其賦分言之亦不爲不幸也若子美在開元
則及見麗人友八仙在乾元則扈從還京歸鞭左掖
其間惟陷鄜數月後來流落田園花柳亦與杜曲無
異若石篆新安之賭記彭衙桔柏之崎嶇則意者造
物託之子美以此人間之不免而又適有能言者載
而傳之萬年是豈不亦有數哉不然生開元天寶間
有是作否故曰時也非命也世變又衰求如子美當
時不可得而厄窮遇之如故人連伯正乃未嘗與子
一命之士而長吟坐嘯讀其千百其詩其命如此殆

須溪集卷六
合古今窮者而爲一人因爲言古之窮者不必如今
之甚以寓吾懷傷不可極之思而其詩之苦則伯正
自能喻之於言雖覽者未嘗不同其時同其命直不
能如其詩之一二則得之口者在彼猶我故雖鳴咽
流涕之至亦無不快然稱好云

程楚翁詩序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爲詩者亡
矣方其甚也顯譏默刺無往而非怨人見其怨也以
爲甚也不知所以爲厚也猶有望也蓋至於奄奄延
延其可議也以爲不足議其可刺也以爲無足刺則

昔之怨者曰遠曰忘雖欲求其復其焉而不可得而所以爲詩者亡矣所以爲詩者亡則其熄久矣讀匪風下泉之亂至於誰能烹魚漑之金溝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爲之喟然歎曰詩至此亡矣夫其顧瞻周道也猶有思也誰能烹魚則苟有食其從之矣溯彼下泉猶以爲冷也感無王而待郇伯則道傍凡木之陰或俯而息焉而亦不知其非矣詩未嘗亡也而至此無可爲者矣雖謂之亡可也科舉廢士無一人不爲詩於是廢科舉十二年矣而詩愈昌前之亡後之昌也士無不爲詩矣所以爲詩亦有同者乎程楚翁歛

人也自歛至閩千里自歛至江西又千數百里而去
年入閩訪老謝今年來江西訪子風霜歲晚貂裘道
微再遇却不振獨皇皇如有求而不悔自親黨諸人
未有出此況於未識誦其詩惔然而思深佚然而志
長非其中有以自處孰能反復三千里若無所爲者
平負飯宿春行不百里不得意而返懲不復出迂而
不可回也尼而不能止也其所求於詩者如此則所
以爲詩者豈不甚厚矣乎東漢之季飄飄遼海者大
抵以求師取友爲事異乎戰國之客之秦之楚亂人
家國者此則孔孟之澤也嗚呼詩未戰國而已亡戰